被蒋介石葬送在苏中的中国驻日占领军 8

人物传记

张雄文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他的一生，如锥子一样不可阻挡地前进;他的一生，又如沙漏一样不断放弃。他是个军人,却像儒生,更像个五四出来的知识分子。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蒙冤三十六年的悲剧？他头颅里有三块弹片,经常奴役他的身体,百年火化之后才姗姗而出。这是不是可以解释他屡立奇功却不享其名的命运？他叫粟裕。一个为战争而生的人。

[上期回顾]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一口气组建了七个师。在长达五年的 “马拉松长跑”之初,粟裕和其他“诸侯”蹲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十个手指也不一般齐,不久,粟裕就如放进布袋中的锥子，脱颖而出,“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

南京,这个龙盘虎踞之地,六朝金粉之都,国家“元首”蒋介石黯然离别已经整整八年了!

日本天皇裕仁被迫放弃武士道的尊严和 “大东亚共荣共存” 的梦想，在 1945 年 8 月拱手投降后,蒋委员长将自己的都城从大后方重庆热热闹闹搬回了南京。

就在与南京仅有咫尺之隔的江北,当年“皖南事变”“漏网之鱼”的粟裕,如今也都有了数万精兵,渐渐成了气候！而且,粟裕的苏北直接威胁党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经济中心上海，成为卡在党国咽喉要害的硬骨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收复”这一要地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蒋介石正舍我其谁、踌躇满志的时候，又一桩天大的喜事上门了:1945 年 12 月 25 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本本土参加占领。

这个源于 1943 年开罗会议上中英美三国首脑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案之一,来得这么快,这么干脆,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头”,蒋介石当然十分兴奋。

他当即授权军令部长徐永昌,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迅速拟定两个方案,并经双方协商后,决定实施其中的甲案:抽调一个完整师配以必要政务人员以及特种兵约一万五千人,代表中国进驻日本。

不久后的 1946 年 3 月,蒋介石先派出以朱世明为团长的 “中国军事代表团”，赶赴日本熟悉情况,为后续的驻军做准备,同时还打算安排新一军的三十八师作为驻日占领军。但这时候,他的主要心思放在了和毛泽东抢夺东北上,三十八师这支劲旅很快被改派东北,和林彪的部队比试高低去了。

不过,驻军日本这件关乎党国脸面的大事,蒋介石暂时还没有完全遗忘。他在 4 月 19 日决定:改派六十七师（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而成）前往日本。荣誉二师也是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抗战期间曾参加与日军作战的滇西战役,所向披靡,攻克过松山、腾冲等重镇。后来又奉命进驻越南首都河内,担任接受日本派遣军投降的任务。它与荣誉一师合编为六十七师后,建制更完整,兵员更充足,全为精良的美式装备。全师一万四千五百人,辖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运输团，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一个。这支部队的最高长官是少将师长戴坚,按照预定计划，戴坚率六十七师进驻日本后,将隶属美国第八集团军第一军团指挥。

外交无小事，蒋介石自然也懂。他指令戴坚对所部进行了特别的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课目训练,连以上军官还必须训练吃西餐和跳交谊舞。能让这样一支战功卓著,又如此“讲究”的嫡系部队代表中国占领日本，显示出蒋介石当时作为民族“领袖” 对待日本处置上的重视,自然是值得称道的。5 月初,戴坚等人奉命先期到达日本，与美军协商后,决定中国占领军驻扎在爱知县,如果必要,还可以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为了给六十七师设营布防,戴坚等人还在日本名古屋全面部署和接收了占领军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站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虽然主角六十七师还没有登场,但在日本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已经感受到了作为战胜国受到的应有尊敬,扬眉吐气之情不可言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只剩下一个步骤:在上海整装待命的六十七师,按计划于 1946 年 8 月底上船，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日本了。一旦实现这一步,或许今天中国军队还与美军一起,继续驻扎在日本本土,日本右翼否定侵华历史的举措也就不会像现在一样猖狂。因为中国对日本的管制具有威慑力和强制力,后来中国政府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或许能够实现。

但可惜蒋介石这个内战 “专家”,“攘外必先安内” 的念头到底盖过了民族大义,中共不除,寝食难安的感觉始终梦魇一般折磨着他。尤其是江北的粟裕成为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1946 年 6 月底,蒋介石觉得收拾中共的刀磨得差不多了,便撕毁原本用于虚晃一枪、拖延时间的《停战协定》,发起了全面内战。他一边命令 “福将” 刘峙进攻中原的李先念,一边急电六十七师,火速渡长江北上,分解到整编六十五师和整编六十九师后,与整编四十九、八十三、二十五、二十一师等部共十二万人一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天子门生”李默庵统率,“围剿”苏北的“悍匪”粟裕。

他重拳出击,志在必得,却大大低估了粟裕这条“漏网之鱼”。他的想法是,粟裕不过是三万多劣势装备的“土八路”,自己却有四倍于他的精锐人马,十五天内结束苏北战事绝无问题。一旦解决了粟裕,将立即安排六十七师重返上海,按原计划开赴日本。因此,蒋介石向来电请调中国驻日占领军出发,正式进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朱世明保证:“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一得手,即可将六十七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朱世明得悉后,目瞪口呆,但也只好相信这位最高军事统帅和国家“元首”的能耐了。

粟裕早已弓马上弦，严阵以待。他一反过去毛泽东、朱德一遇强敌,便先行撤退,诱敌深入,再伺机反击,痛歼一路的老办法;也不与东北的林彪和中原的李先念一样，一撤千里,避其锋芒；反而以区区三万之众,出人意料地进到苏中的前部地区,到李默庵进攻的出发之地宣家堡和泰兴去“迎接”他。

李默庵精心部署完后,打算在 7 月 15 日开战。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军事上尤其如此，粟裕当然懂这个理。他动如脱兔，先发制人，在 7 月 13 日提前两天抢先打响第一枪,令李默庵这位黄埔高才生大出意外,顿时措手不及。

经过一个半月的连续战斗,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犹如高手下快棋,打得酣畅淋漓,环环紧扣，首创中共将领一个战役歼敌五万三千余人的纪录。这五万三千余人中，就包括了驻日占领军六十七师的绝大部分精锐人马。它在海安、如皋一带遭到华中野战军重创后,土崩瓦解。粟裕于 8 月 8 日致电正在延安殷殷期待的毛泽东，向他报捷:“我军于 26 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六十九师之九十九旅后，又于 27 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六十五师之一八七旅及七十九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

被分解在整编六十九师与整编六十五师的六十七师,随着粟裕的捷报而灰飞烟灭，永远消失在内战战场。蒋介石此后便成为输急了的赌徒,再也无暇组建新的占领军。中国也由此失去了以战胜国之威驻军日本的大好机会。

这一机会的丧失，除了蒋介石负有主要责任之外，粟裕卓越的军事才干，无疑也是改写这段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对无可奈何的矛盾,他的奇才,既为兵家所推崇,却也给历史与后人带来了深深的遗憾。厦门大学教授、学者易中天先生说,历史,只能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粟裕与中国驻日占领军大概也是如此。

一部老电话向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 6

悬疑小说

南派三叔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上世纪60年代，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主人公和同事们一起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他们来到连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观看了一段专供中央高层观看的被称为《零号片》的绝密电影。胶片的画面让他们窒息——地下1200米处的岩壳里,竟然镶嵌着一架日式重型轰炸机！这是阴谋还是超自然力？带着疑惑和不解,凭着巨大的勇气,他们开始了惊悚诡异的探险旅程。

[上期回顾]

我们在洞穴里遇到暗河涨水，正在危难时刻，老猫突然出现了，并救了我们。

飞机?我们当时就傻眼了,难道这里已经是洞穴的尽头,一千二百米的地下了?

不可能啊，气压表显示我们现在的垂直深度连一半都不到。王四川问副班长,副班长说,不是轰炸机,是一架小型的飞机,下面还有铁轨，小飞机用锁链固定在铁轨上,看上去已经完全撞毁了。接着又有几个人下水去勘察。

按照他们的叙述，我们画出了飞机的样子,那可能是一架小型的 Ki102 系列,这种飞机很有名气,这是当时比较新的夜间战斗机。飞机的残骸倾泻在铁轨上,电缆通向那里。飞机的翅膀已经完全折毁,头部也撞得不成样子,显然这一架战机应该是迫降失败的牺牲品,奇怪的是,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老唐这里,则和老猫商量事情,他也相当的兴奋，说有了电缆,估计以后的路会好走不少,你看水下竟然还有铁轨,说明当时没有涨水的时候,这里的水非常浅。

事实证明老唐这老工程兵的经验是相当牛逼的，我们顺着电缆,靠着洞壁一点一点前进,不久就出现了应急灯。我们一口气再往前漂了两三里,出现了大量电缆在头顶上汇集的场面。查看之后,老唐说这里附近肯定有一台发电机。果不其然,我们转过一个转角后,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水泥脚手架架在洞壁上,洞壁下的水里有一个很大的落水洞,四周围着铁栅栏,电缆就通到那个落水洞里。老唐说发电机就在洞里，这里是一个配电中心,从里面出来的几条电缆,肯定有一条是通向洞穴的尽头的。

这时候眼尖的就看到水泥脚手架上,架着哨岗、铁丝网和探照灯,那架子下面,还有简易的铁梯。有个人叫了一声,我们朝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脚手架的下面,有两个军用帐篷和我们很熟悉的睡袋和背包。这些东西一看就不是日本人留下的,而是最近才搭起来的。里面有一个休息室，现在发出一股霉臭味,地上凌乱无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交错的电线、床和军绿色的写字台,一边的架子上有军用摇杆电话,甚至枪架上还有一支锈得好像铁棒的枪。我们看到在那桌子上,摆放着我们用的同种的饭盒和水壶,显然老猫要找的人在这里开过会。

就在我们准备走出掩体的时候,让所有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就听见一连串清脆的 “叮铃铃”的声音,好像炸雷一样突然在掩体里响了起来,我们全部头皮一麻,朝后看去,原来放在架子上的那台老式摇杆电话,竟然响了。当时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脸上没有那种惊骇莫名的眼神,可惜没有,连一向不阴不阳的老猫,都是面色极度惨白。铃声响了很久,都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该怎么办。

几个人再次看着那个电话,王四川就来狠的了，说了句谁怕谁,上去就把电话接了起来,放到了耳朵上:“喂！”但是王四川喂了一声之后,我们听到的声音,却不是人的回答。当时所有人都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那是一连串急促的静电音和很多无法形容的声音组成的噪声。我们一个一个把电话拿过来,听了很久,都没有听出所以然来。

我相信看到这里，所有的人第一反应就是摩斯电码,这是因为大量的国外探险电影以及小说过度宣扬了这种简单电码的通用性。但是在我们的那个年代,全国上下学的都是俄文，直到我工作了两三年后,才开始有小班的英语教育。所以当时不要说摩斯电码这个概念,就是算电码依附的 abcd 英文,这里都基本上没人认识。

电话里的声音持续了四十五秒之后再次消失,王四川把电话挂了回去。几个人陷入了胶着状态,老唐随即让所有在附近的工程兵马上查看电话线路,并问那个当过电话兵的小赵,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裴青脸上露出了一种高深莫测的表情。这时候做了一个让我们吃惊的举动——他竟然打了回去！裴青听了一会儿,把电话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去听那连续的咳嗽音,问道:“你们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吗？”我们不明白裴青的意思，莫名其妙中最后还是电话兵小赵反应了过来,问道:“裴工,你的意思是,这里面的声音,是电报？”

“你们听,啪啪啪啪,啪,34 秒重复一次。”他抬起手腕看表,“每重复一次,时间一秒都不差。”他看向我们,“对面不是人,电话线的回路上,有一台自动发报机。”

“你肯定？”老猫看向裴青,眯起了眼睛。裴青点了点头,转头看小赵:“你们电话兵，基础训练里,有没有背过电报码？”小赵点头,但是露出极端为难的表情:“可是是基础训练，我差不多都忘记了。”“那你听码总不会忘记吧？” 裴青把话筒给小赵,对我们说,拿纸来。

接着,小赵皱起眉头,极其艰难地听出了一连串号码。我现在还保留着那个本子，那一串号码是:2817165306047145239727572053022602552972052222 32

写完之后，我们就盯着这一串号码直发蒙。而裴青则咬了咬下唇，突然对我们道:“我好像能看懂。”我们一下子全都看向他,只听他道:“我父亲是镇里的电报员,我小时候给他译过电报,大概接触过一千多个电码。”说着裴青趴到了台子上，抢过我的笔记开始涂鸦,我们围着他。最后，他给我们看的东西是这样的:极 2817 度 1653 危 0604 险 7145 营 2397 救 2757 我 2053 们 0226 停 0255 止 2972 勘 0522 探 2232——极度危险营救我们停止勘探。

几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老猫看着那份翻译出来的电文，头上已经微微冒出了冷汗。他随即就吩咐老唐找人集合,说要马上出发,编写电报的人，显然现在的处境相当不妙了,再也容不得半点的耽搁。

可就在我们收拾行李，准备跟他们上路的时候，老猫却拦住了我们，说我们对里面的危险一点也不知道,如果全队人都进入,一旦再次出事，就会全军覆没。我们留在这里,作为第二梯队,他们如果安全到达,就会派人回来通知我们。

我们一开始不同意,王四川说:要么你当第二梯队，这缩头乌龟的事情我才不做。可惜老猫还是摇头。不过他走了没几步，突然又回头对裴青道:“你能听懂电码,也许用得上，他们留在这里，你可以跟去！”裴青好像早有预感,此时微微一笑，回头看了一眼我们，很可恶地道:“好好看家！” 就跟着他走了。气得王四川差点吐血。

我们看着他们上船,很快就离开了岸边，三条船很快就消失在洞穴的黑暗中。突然的安静让我很不习惯,突然感到一股凄然。几个人蹲下来,也没事情可干,我看副班长也垂头丧气的，当兵的不怕死,就怕上不了战场,只好掏烟安慰他们。这一摸,我就一愣,掏出来一看，我发现口袋里又多了一张纸条。

那是一张与先前石滩上相同的纸条，都是从我们那种劳保工作笔记上撕下来的，展开一看，同样是几个小字:进落水洞。